



版出六期星逢

30

版出日二十月三年六廿國民華中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無恥的「護權運動」

在莫斯科的四國外長會議上，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提議將中國問題付諸討論，其目的在於檢查三國（主要是美國）對前年十二月廿五日莫斯科會議中所成立的協議的執行情形，看看有誰在違反「採取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的保證，看看有誰在違反「在華駐軍短期內撤離中國的諾言，這就使作賊心虛的，執行干涉中國政策的美國和賣國的國民黨政府極其狼狽與焦燥不堪。蔣介石則一手拿槍桿在趕壓壓迫人民的抗暴愛國運動，一手則佈置其反對「干涉中國」的喧嘩，命令他的政府機關，他的御用「民意機關」和「民衆團體」，和用命令強迫的辦法，脅逼羣衆出來舉行所謂「護權運動」。

這個「護權運動」，根據蔣政府在廣州的做法，看到他們妄想再一次利用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人民的狹隘愛國心，企圖用一種悖理的武斷宣傳和命令脅逼所產生的行動，來欺騙一部份未曾洞明事理的羣衆，轉移他們的視線，製造反蘇情緒，以掩飾美國使辱與自己賣國的真相，以對消人民抗暴運動在國內國外所引起的深刻影響。因此，他們說：「中國為勝利國家，實有參加任何有關同盟勝利國會議之資格」，現在沒有了這個資格，就是人家看不起中國的「勝利國」地位了，「蘇聯暗中將中國問題列入議程，此為欺騙盟邦之卑劣行爲」；並認為這就是蘇聯的「侵畧野心」。以反對「干涉中國」為藉詞，從事反對蘇聯的吹唱。

這種反蘇的吹唱本身沒有沒作用呢？蔣介石雖然時刻充好漢，甘心做反蘇的鴉片爪，但是和別國的反動派比較起來，他只能是這個「反蘇」合奏班子中最低能的一個鼓吹手。世界反動派無不走窮山窮水盡的地步，作惡不得，蔣介石就更不足道了。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勝利，乃是大勢所趨，「沛然莫之能禦」，以此次莫斯科會議來說，世界反動派早就大放悲觀論調，暗示着他們對這次會議結實的搗亂一番，但堅定的人們却看穿了

他們的外強中乾，這次要作的搗亂，已勢成強弩之末，會議一定朝向有利於世界和平民主的道路而獲得可觀的結果。莫斯科會議有該論中國問題的可能，這已早為人們意料所及，蔣政府也早就播出反對的聲浪，然而問題終於提了出來。這都是十分明白的國際現勢。在去年，蔣介石也「發動」過一次「反蘇運動」，當時是寄希望於「美蘇必戰」和「美蘇速戰」，把它看做「翻身」的時機，希望自己的反共內戰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去開花結實。當時借東北問題所製造的反蘇運動，就帶上了挑動「美蘇戰爭」的意圖。事隔一年，情勢大變，他們也意識得到「第三次世界大戰並不會那麼快就爆發」（其實是目前決無爆發的可能），承認這一點在過去是「弄錯了」。那麼，他們的「護權運動」的反蘇吹唱，對於世界反動逆潮就只有無足輕重的斤兩。他們這個反蘇吹唱就只能成爲他要和中共及全國人民作決死戰鬥的政治攻勢的一環。因此他們在所謂「護權運動」中，就其勢洶洶的提出「國際干涉是共產黨招來的」，「肅清奸匪鞏固統一」，「打倒禍國殃民的共產黨」，「徹底剷除奸黨」等狂妄無恥的反革命口號，這些口號的「殺伐性」，是十年以來所未曾有。它充份反映出國民黨迫走中共聯絡人員，關死和談之門，割斷十年來未曾間斷過的國共關係之後，已決心走上赤裸裸的「軍事解決」，「內戰打到底」的道路，調動其全部反動力量作賭本，實行孤注一擲，追尋他們所謂「一年半戰解決問題」的幻影。「護權運動」是他們要作一個「政治攻勢」和「羣衆動員」的企圖，以此製造出一批「民意」，作爲放手繼續大打的藉口。在「反對蘇聯干涉中國內政」聲中，出現了所謂「廣東全省人民團體」，「請政府討伐中共」的通電，是十分自然的。

然而，假造的「民意」終究不是民意；用命令脅逼的「運動」也不是運動。大勢將去，人心已失，這是反動集團都意識得到的。二月金潮中

的廣州，逼城臨動的時候，「正統」觀念還很重的市民們就公開談論，憤懣萬分地說：「如此下去，不若共產」，這種人心的背離與思想的危機，正是政治危機的一個反映和先兆，故當風潮過後，省府主席羅卓英就如釋重負地歎息：「廣州的市民實在太好了！」因此，面對着這種人心，不是允諾人民和平民主和活得下去的辦法，而是狂妄的叫喊要「消滅共產黨」，那麼，雖然在刺刀下面的羣衆口裡不能不跟住吶喊，但心上如何，就成爲一種嚴重的疑問，因爲這種「吶喊」就等於割斷了人民生存的希望！這批「護權運動」的製造者也很明白這一點，他們除了日前造出中共宣傳部長陸定一到香港來「擾亂金融」的鬼話外；在此次「護權運動」中，也很努力把美國侵略和四大家族獨佔所造成的，通貨膨脹的財政政策與殺雞取蛋的「民死主義」的經濟政策所造成的經濟崩潰，架罪名於中共身上；把經濟崩潰所引起的人痛苦，與及因「緊急措施」所造成的災難，也推落中共身上。廣州市總工會理事何濤在其參與「護權運動」的時候，一方面承認「工人在風雨飄搖的日子裡過活」，「工資的菲薄絕對不能夠吃

### 關於莫斯科會議討論中國問題

## 中共代表周恩來將軍發表聲明

現在在莫斯科開會之四國外長會議，正建議檢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會議參與國關於當時所達到的中國問題協議的執行情形。我們認爲這是必要的而且合理的。當時協議各國曾一致認爲中國必須停止內戰與實現民主化，民主份子應廣泛參加中國政府一切機構，英美蘇三國外長曾重申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美蘇並相約從中國撤退駐軍。協定發表後，美國代表即在華進行國共兩方談判的調處，經一年的證明，中國內戰不僅未停且更加劇，中國政府的民主化不僅從未實現且更加獨裁，造成此種現象的主因之一，乃美國政府的政策不僅干涉中國內政更援助內戰，不僅未從中國撤退美軍且更以美國海陸空軍參加中國內戰。這種情形顯然違背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會議的協議原則，當時參與各國實有責任檢討此事。中國共產黨爲中國問題當事人之一，顯亦有權利追究此事。倘國民黨政府向四國外長會議正式要求，或四國外長決定邀請中國參加關於中國問題的任何討論，中國共產黨即要求與國民黨政府同等權利派遣自己的代表參加四國外長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因爲國民黨政府既不能代表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解放區之一萬萬四千萬人民及中國的民主份子，而美國政府代表調處中國的內政問題已久已承認國共兩方對等的地位，故絕不容國民黨政府片面參加此項問題的討論。（三月十二日）

一方面表示要壓止工人的改善生活鬥爭，「着工人不可要求增加工資，以免刺激物價」，另一方面則認爲這是中共「擾亂經濟金融」的結果，叫工人「匯成一條鐵的洪流向一切惡勢力衝擊」。人民普遍陷於飢餓死亡的絕境，這是何等嚴重的大事；造成這種現象的蔣政府，又是如何罪大惡極呢？他們竟以爲造一兩次謠言，說一兩番鬼話，人民就可以原諒了他，並且相信了他，跟在他們後頭去衝擊「人民的公敵」(？)，這種想頭未免太過便宜了！

所以，國民黨製造的「護權運動」，是十分無恥的、欺騙的、卑劣的、見不得天日的！縱使他們塗抹了滿臉「愛國護權」的胭脂水粉，剝開皮來看，只是賣國內戰殺人吃人的獐鬼。

中國現在仍是五大強國之一，可是蔣介石的國際地位是一落千丈了。這還是因爲蔣介石出賣祖國，既不和平，又不民主，在國際會議上完全沒有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能代表中國人民的意志，只知跟在美國後頭，世界人民都覺得他又滑稽又無恥，特別在美帝國主義已在世界人民當中完全陷於孤立的時候，蔣政府那裡能够被國際所尊重？那裡能够有資格參加國際會議呢？此次製造「護權運動」，把維護世界和平的蘇聯痛加詆毀與攻擊，對破壞世界和平的美國捧到天上，給世界人民以一個十分醜惡的印象，又一次暴露了他和世界反動派同流合污的面目，這等於在世界人民當中再一次孤立了自己，這不但提高不了什麼國際地位，而是國際地位更低，更被世界人民看不起！

「護權運動」說是反對蘇聯干涉中國內政，那更滑稽。前年十一月莫斯科會議對中國問題獲得了解決，交由馬歇爾來華執行，那時不是國民黨也認爲應該歡迎的嗎？馬歇爾及其執行的一切，國民黨不是至今猶稱道不衰和奉若神明嗎？現在的莫斯科會議要檢查馬歇爾執行的情形，又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呢？國民黨要製造一個「護權運動」來反對這次檢查，除了証明美蔣雙方做賊心虛之外，又有什麼可以解釋的呢？前年莫斯科



### 新華社記者評

## 蔣介石的「愛國護權運動」

新華社記者評論蔣介石最近所指的所謂「愛國護權運動」稱：莫斯科種外長會「蘇外長莫洛托夫提出了「聽取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強莫斯科會議參國關於當時所達到的中國問題協議的執行情形之報告」的建議之後，蔣介石噫！其一羣走狗鬧一個什麼「愛國護權運動」，這除了顯示出蔣介石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一條走狗而外，毫無任何意義。蔣介石對於美國帝國主義者（包括范登堡胡佛在內）的每個關於中國問題的聲明，像應聲蟲一樣，必定表示五體投地的歡迎，現在倒說他是「反對國際干涉」的，要問有誰相信？美國帝國主義以「調解」為名干涉我國內政，此次莫洛托夫提議要前次莫科二強外長會議的參與國來做一個報告，這顯然就是要美國做報告，揭發美國以調解之名行干涉之實，這有阻止美國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的作用，這對於中國人民顯然有利，只有對美國帝國主義者才是不利的，凡是中國人都應該歡迎這個提議，但是蔣介石居然反對，足見蔣介石實在不是個中國人，他是個十足

的漢奸，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蔣介石的所謂「愛國」是愛美國，不是愛中國；蔣介石的「護權」，「護」的是美國對中國事情的最後決定權，不是護什麼中國的主權。如果蔣介石心目中還有中國主權，則去年六月蔣介石決不會提出所謂「美國的最後決定權」，去年十一月四日決不會簽訂徹底斷送中國主權的中美商約。蔣介石現在的唯一靠山就是美國帝國主義，他歡迎美國單獨干涉中國內政，而且生怕這種情形會有任何改變，因為任何改變都等於宣佈他的賣國獨裁的死刑！我們中國人民主張中國問題由中國人民自己解決，反對別國干涉中國內政，為了達到這一個目的，中國人民主張首先改變美國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的現狀，因為美帝國主義是法西斯崩潰後世界上最反動的帝國主義者，中國必須首先反對由這樣的帝國主義者來干涉中國內政，美國帝國主義必須滾出中國去！這樣的要求才真正是愛國護權的要求，蔣介石的「愛國護權」乃是美國帝國主義走狗的漢奸行為。

會議相約三國不干涉中國內政，蘇聯現在提議要檢查，那就顯見蘇聯沒有也不會干涉中國內政，但別的一國就確實在干涉中國內政了。美國不敢親自出面反對這個檢查，那就是他願意不打自招，蔣介石來反對呢，那除了證明美國的干涉外，又同時證明他自己的賣國。二十年來，蔣介石國民黨都在用他的武斷宣傳，說蘇聯侵略中國，或蘇聯有侵略的野心，但二十年來的事實却證明着沒有，只證明其他許多帝國主義國家在侵略中國，而且蔣介石都沒有反抗過這種侵略。一九三一年以後，日本帝國主義單獨實行軍事侵略，他還是實行「不抵抗主義」，要「敦睦邦交」。七七抗戰之後，他還在和日本暗往明來，債使不斷，幾次尋求妥協，進行「寧渝一家」。抗戰勝利之後，來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就公開賣國，從領土主權出賣到人民的身體髮膚，早已引起舉國憤怒！蔣介石想設法來誣毀蘇聯幫助中共「作亂」，但始終找不到證據，連美國人也不能替他找到證據，美軍聯絡組由延安出來，反而證明蘇聯沒有幫助中共的絲毫痕跡。但二十年來的事實却證明帝國主義不斷幫助蔣介石殺人，蔣介石一天也不能離開帝國主義的撐腰，今天更加證明蔣介石沒有美國的援助，美軍的助戰，就馬上不能繼續其殺人的統治。怪不得他非得用所謂「護權運動」來掩飾自己的「喪權運動」不可，非用「反對干涉」來掩飾美國干涉不可，非用「反對蘇聯的侵略野心」來歡迎美國的實際侵略不可，非用「愛國」的脂粉來塗抹自己賣國的醜相不可！

所以，儘管蔣介石在各大城市製造「護權運動」吧！剝開皮來看原是一隻賣國內戰，獨裁專制，殺人吃人的孽鬼！你要動員人民來打倒「禍殃國民」的「公敵」嗎？人民一切都明瞭。人民不但怕加上美帝國主義援助的蔣介石，而且堅信可以戰勝他，而且這個日子也不長了！

# 廣東一週瞭望

## 忙亂到不像樣子

綽號「鐵胆」的大惡霸戴朝恩（遂溪縣長）被打死之後，南路人民反內戰以獨裁的自衛鬥爭，震動了廣東的統治基礎。近一週來他們應付南路緊張情形的手忙脚亂，可謂前所未有。

據廣州各報透露，南路反動官紳被擊斃或被捕捉者，除「鐵胆」戴朝恩外，尚有化縣黨部書記長兼省參議員蘇大德，化縣承審主任黃瓊夫先後被殺，吳川縣參議員楊鉅森被捕。自一月底至最近止，吳川縣博樟鄉公所被攻入，擄去步槍十一桿，坡頭之三合窩兩保鄉公所被繳步槍廿四枝，駐寮隴之警察第二大隊被擊斃，板橋鄉糧倉被攻下擄走賊谷；化縣之出拔墟獨立分隊被擊斃，隊長以下傷亡十餘人，繳去步槍一挺，榕樹墟糧倉被焚。對南路人民武裝的實力，各報這樣描寫：他們估計人數共有一千，槍械子彈齊備，相形之下保安團隊就成爲「限於兵力」，而且「器械懸殊」了。他們極形活躍，「粵南目前各地一匪一風之熾，確爲空前未有」，「鄉保長人人自危，紛請辭職」（三月十六日星島日報）。因而認爲「本省當前治安，最成問題者爲粵南，次始爲海南島」（三月十五日星島日報）。

這就急煞了行轅省府和保部，戴朝恩被打死後，遂溪湛江兩地連日戒嚴，風聲鶴唳，其餘各地不早傳聞「發現匪」，便是有被進攻空氣。當務之急，使是請兵，行轅無兵可調，只得「轉

令陸省保安司令部由桂南派遣兩保安大隊入粵南之廉江、湛江」，聊爲應付，並督令七八兩區行政專員負林時清、林蔭根「厲行剿撫」。林時清馬上組成七區剿匪指揮所，議定「剿匪計劃」，「聯合各縣團隊作大規模圍剿」，大放空砲。遂溪湛江兩地機關則組織「治安委員會」，專責籌款組軍，統一指揮兩地軍警團隊，以圖自保。林時清、林蔭根兩專員並擬在湛聯合召開各縣「治安會議」。

爲了掩飾其狼狽景象，保安司令部發出消息說粵南緊張不過「奸究散播之謠言」，戴朝恩之死僅係「誤被暗算」，「湛江市情況甚謐，欽廉各地團隊之一切部署，只係分期剿匪計劃中一部份，並無任何變化，望勿庸人自擾」（三月十四日廣州大光報）。與此同時，保部通知省市記者公會，叫各地報紙「以後登載匪消息務要審慎，以免奸匪利用威嚇，加重人民畏匪心理，影響民衆自衛」（十四日星島日報）。這樣不但暴露他們自己的心怯，而同時又證實了人民鬥爭活躍已使統治階層如在「風雨滿城」之中。市記者公會就提出反對，認爲報章慎載「匪情」，甚至全不發表，「亦於實際無補」，而廣東「治安」尤以瓊崖及南路相當嚴重，却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據十五日星島日報載稱：「廣州行轅昨（十三）晨舉行會議，特別注重粵南兩省省區匪，聞中央認爲粵省各地奸匪紛擾……已一再帶

粵省當局特加注意，毋使蔓延鄰國，牽動華南大局」。由此足見，廣東人民的反抗鬥爭已經使得蔣介石也痛感危懼了。

## 「准此照辦」的反蘇巡行

十三日下午，廣州演了一齣人皆掩鼻的醜劇——可耻的反蘇巡行。

不管國民黨當局寫上一千句「民意激昂」的濫調，同日中山日報上面登載一則省教育廳秘書室的「通告」（命令），却揭露了手畫脚的馬脚。

「通告」開頭照例是一段官樣文章：「現准廣東各界維護國家主權運動大會籌備會緊急通告，粵蘇聯外長突建議四省討論中國局勢，干涉我國內政（？）」，茲定於本月十三日下午一時在中山紀念堂開會，會畢大巡行」，於是繼續用人的口吻吩咐說：「囑即轉飭各中等學校全體師生參加，並各製備巡行用紙旗」，至此就板起面孔來，「准此，事關國家主權（蔣家私權），亟應照辦！」不由你不去了。

如果套一句羅蘭夫人的話，就是：「民意」，「民意」，天下多少罪惡，假女之名以行！」不過真正的民意還是有的，對於國民黨當局將友爲仇認賊作父的倒行逆施，蔣管區裡「道路以目」的人民嫉恨的眼色，那就是中國人民的真正民意！（依）

## 蔣勁軍在瓊治績

海南屬夫蔣勁軍的「政績」，連月以來，已有過旅京、旅港、旅韶、旅星、旅暹、旅越等瓊崖同鄉的一致聲討，最近又有廣州瓊崖同鄉會發出電文，歷數蔡氏「治績」：「濫拘放賑代表，重用賣國漢奸，竊取接收敵偽之物資，變賣賑濟

莫民之積食，以敵人拆毀之學校，經厭鄰居；斬民衆之首級，虛報功績；強奸民意，威迫選舉，籍制輿論，奴役僚屬；……征斂過於焦黎，稅收普及平墳墓，各縣上等劣紳引爲爪牙，蔡氏親戚兄弟橫行于鄉曲；報紙偶登「匪」情，必勒令其停刊；坐談說及「匪」話，必痛罵爲「匪」宣傳「國民黨官吏的狩險獠牙，讀來活現目前。而各階層人民對國民黨法西斯恐怖統治的痛心嫉首，於此可見。

蔡勤軍對此，到毫不介意，因爲他「坦白承認：本人在瓊一切措施，係秉承上級旨意」(十三日蔡氏對記者談話)。蔡氏的上級是羅卓英，羅卓英的上級是蔣介石，有偌大靠山，蔡氏是知道一紙電文對他無能爲力的。

如果旅省人士也明白了這一點，就容易明白目前瓊崖人民進行武裝自衛抗爭的必要。(康)

### 美資來了！

「中國全國工業協會廣東分會籌備會」十一日在穗開會，會上有人報告一個消息：美國勤務部所派代表叫什麼潘尼先生的，最近要到廣東來「辦理本省民營貸款事宜，盡友邦援助之善意(？)」。 (十五日越華報) 官方示意，要從速辦理招待。

萬噸美輪開入黃埔的水道測好了，廣州梧州的美商堆棧裝好了，陳納德的空運公司開張了，粵漢鐵路已大部屬於美資，所謂「國營」「省營」已是四大家族「家營」亦即「美營」，現在輪到可憐的民營工業頭上來了，潘尼先生這次携了大量美金，就是要來以「貸款」之名，一把民營工業也轉變成美營工業的。正在以「護權運動」來掩飾其加緊實行徑的國民黨當局，對此當然要雙手歡迎之至。

民營工業家們有誰願意「飲鴆止渴」的麼？看來也是不容易的，因爲據說請求「援助」的「須在美金二十萬元資產以上之大工業方允接受，如屬範圍較小者，或遭拒絕」。 「大雞不食細米」的潘尼先生肚裡的算盤打得清楚，「如屬範圍較小者」，再來幾批美貨你就「壽終正寢」了，又何勞他再費多一點心思？(陸)

### 劫收存糧的新計劃

以羅卓英爲首的廣東統治集團，對於如何掠奪人民財物，以之供奉蔣介石打內戰並豐富自己的荷包，是虧他無微不至了，比如羅著「掃征欠賦以開辦糧源」這種辦法，就是近代剝削學嶄新的發明。然而，掃征究竟還是應該有個限度，還是不能合法的來掃盡人民的所有米糧這着實未免遺憾。於是，新的辦法又來了，名曰「全省存糧總調查」！其法：「以鄉鎮爲調查單位，由縣市府派員督同鄉鎮保甲長，將所屬民戶商店，公私機關團體，在三月底以前，將現存糧米數量，查明覈實登記」，同時，「機關團體農戶存糧，除減去應納田賦應繳積谷與留下至下屆收穫以前，所有現存穀米數量，查明覈實登記」；同時「機關團體農戶存糧，除減去應納田賦積谷與留

### 本期目錄

無耻的「護權運動」(社論) 李超

周恩來將軍關於莫斯科會議的聲明 行

新華社記者評蔣介石的「愛國護權運動」 李

忙亂到不像樣子 行

「准此項辦」的反感巡行 行

蔡勤軍在瓊治績 行

美資來了 行

接收存糧的新計劃 行

人民不能征服(廣東一年間之六) 李超

杜魯門挑撥性的演說(國際一周) 行

日益深重的城市社會危機 行

陳家康悲憤賦詩(上海通訊) 行

烏煙瘴氣話五華(五華通訊) 行

魚嘴墟傳奇(北江通訊) 行

揭陽「兩煙」餘波(揭陽通訊) 行

「廣東的一年間」之六

# 人民不能征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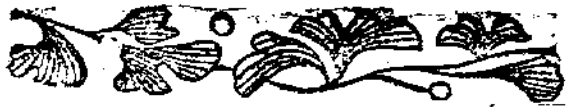
李超

## 一九四六年的廣東政治

### 一、形勢演變的輪廓

一九四六年這一年的廣東政治局面，和全國的局面一樣，是愛國和平民主與賣國內戰獨裁兩種力量尖銳衝突激烈鬥爭的局面。由於國民黨當局立意要把廣東置在它的封建買辦法西斯統治之下，要把廣東人民變做四大家族和美帝國主義者的奴隸，不惜用盡軍事屠殺特務恐怖等最殘酷毒辣的手段，來進攻人民屠殺人民；而頑強勇敢的廣東人民，爲了和平，爲了民主，爲了光榮的祖國，也前仆後繼地進行各種方式的鬥爭，以維護抗戰勝利的果實，反抗殖民地奴隸命運，爭取獨立和平民主生活的實現。因此去年一年，人民的英勇鬥爭寫下了悲壯的史詩，統治者的血手也鑄下了無窮的罪惡。

過去一年，廣東兩種力量的矛盾消長和形勢的演變發展可分三個時期：



頭六個月，廣東國民黨當局倚恃軍事上的絕對優勢，瘋狂地向堅持在解放區的農村愛國民主力量進攻，憑藉盜竊着政權的便利，兇暴地打擊剛興起的城市愛國民主力量，以東縱北撤爲標誌，廣東的愛國民主運動是由上漲趨於低落和潛伏。這是第一個時期。

七月至九月，廣東的反動統治以血腥手段獲得了暫時的表面的相對的穩定，積極佈置向城鄉愛國民主力量繼續進攻，加緊掠奪人民以支持蔣介石的獨裁內戰。這是第二個時期。

十月以後，國民黨當局的一征政策到處激起民變，其主要統治工具——軍隊又陸續調走（增援東北華北內戰前線），各交通要道盜賊蜂起，瓊崖人民武裝展開勝利的自衛反擊，農民抗征的行動普遍蔓延，反動統治從暫時的穩定又走向動搖，農村的羣衆鬥爭開始了愛國民主運動的來潮。這是第三個時期。

### 二、第一個時期

這個時期在日本投降以後就開始了的。在這個時期，我們首先看到蔣記國民黨和汪記國民黨漢奸偽軍的合流，及其對於日寇敵犯的寬容和包庇。

駐在廣東的偽軍爲二十師陳樹孝部（胡宗南部叛國投敵的師長），偽四十三師彭道濟部，偽四十五師朱道全，偽華南海軍招遊桂章，偽警務處長郭道衛民等部，都被國民黨當局以「先遣軍」「地下軍」之名加以收編，罪惡滔天的李逆朗鷄，也當起「先遣軍」的縱隊司令。中山的一敵人漢奸被委爲合法的石岐治安負責維持者，在石岐近郊，漢奸還能夠加緊征收偽票。（本報兩

日刊第一期「中山通訊」海豐「偽縣長陳滿變成新貴，做了什麼少校參謀長兼大隊長」，「盤踞龜島幾年的偽海軍頭目凌逆炳權，轉眼間變成高官厚爵」。本報兩日刊三期「海豐通訊」因此所謂「肅奸」，大所共知那只是中統軍統特務敲榨勒索的代名詞。大漢奸既已逍遙法外或做起官來，所以經過一番噴傳的審奸，第一批七個，「除自投羅網的陳鴻慈和另一個李超群算是偽官外，其餘一個是屢老板，一個當過飛機場泥工的少女，一個是開運輸公司的，一個曾在敵報導部當雜役的，一個則是敵偽的駁脚密偵」。本報兩日刊去年一月十五日「廣州通訊」當時的越華報曾對此評論說：「政府懲治漢奸，或本憐香惜玉之懷，對於女性，亦厚存寬大」。其實何止對女漢奸爲然，對男漢奸又何嘗不是惺惺相惜？結果御用的省臨參會亦有人提出責難，質問七八個月來爲何只處決了六個小漢奸，平

均每月不發一個「對於日寇，廣東國民黨當局也切實奉行蔣介石「愛敵人」的命令，「光復後的廣州日俘得到特別優待，在文明路居住的日俘，可以自由出入，可以自由酗酒，三五成羣，招搖過市。警察不干涉，市民徒側目。」（本報兩日刊去年一月廿一日「廣州通訊」）當糧荒嚴重時，日俘還吃廿四兩米，以致在飢餓威脅下的中大學生也要求與俘同等待遇。（本報兩日刊一月十七日「廣州通訊」）所以日俘居然驕橫到在廣州搗毀學校（同上去年一月廿一日通訊）在大良則封鎖交通嚴打行人。（本報兩日刊去年一月廿一日「順德通訊」）。

對敵人如其「寬容」，對人民自然無比地殘酷。吸着，我們就看到國民黨當局回到淪陷區來對人民大搶大掠，其兇狠有甚於強盜。

「首先入城的「英雄」「接收」金鋪夾萬等。他們較文明的時候是白日走入金鋪取一兩件金飾，或者走進酒店吃一萬幾千元，叫老板把零數補給他們，然後就理直氣壯請老板自己向舊民窟結賬。晚上「接收」的情形自然無人得聽其奧秘，從入黑到天亮，槍聲不絕，真是風聲鶴唳，叫人聽而心寒。警備司令部成立後的第一個晚上，截至五點鐘止，就接到五十三次不同地方的電話，報告有人持槍入屋。」（本報兩日刊去年一月九日「廣州通訊」）

跟「入城日正規「國軍」又如何呢？還是讓張夢雲「已講吧。」敵人來了，我們沒法保護他們（指人民），現在敵人投降了，老百姓由後方回來，但他們的房屋給軍隊佔住了，給機關佔住了，給軍隊和機關的官員佔住了。新一軍在街上公開搶劫的，一方面軍搶劫的也有，甚至警備憲兵維持秩序的，也都白晝搶！」（同廣州後

第一個聯合紀念週上演講

公開強搶之外，再就是「用沒收敵產的名目，將可食可用及可脫售的東西，從散開而集中保管，更由集中保管而實行變賣。」（本報兩日刊去年一月廿七日「廣州通訊」）於是封條滿天飛，「隨便一官半職的，都可以封五六處地方。一個秘書領有封條十張八張，縣府一個大隊長，一封就封了二十五處！」（本報兩日刊去年二月十一日「潮汕通訊」）

在此情狀之下，人民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們叫新一軍做「新日軍」，「抗戰八年猶易過，勝利一日也難挨」，「搭錯牌樓，燒錯炮仗，迎錯老張，贖錯老蔣」的民謠到處傳唱。

第三層，就來排擠非「中央嫡系」的地方人士。軍隊方面，戰時利用他們擔任第一線的游擊地方武裝，解散的解散，改編的改編，「客氣一點撤去槍械，不客氣就要你人槍俱亡。例如一五六師經過陽江時，就將「挺二」一個大隊繳械之後，還把該大隊長李建唐用槍榴彈轟炸分屍。（見當時四邑各報）文職的呢？一篇「廣州通訊」寫道：「李漢魂時代的省府職工，在不斷淘汰之下，迄今尚存的不足三分之一，多二千枚證章已被除下」。那羣失業的公務員覺得自己比「照舊任用」的僑眷還不如，自傷地稱李任的省府為「次偽府」。市面上也替維卓英內省府改一個代號叫做「大編天班」。（本報兩日刊第十九期）

行政督察專員和縣長的更動就更多了，第一批新縣長的名字一發表就廿多個，跟着第二批一批，單在二月份裡更動的專員縣長即有十六個之多。廣東國民黨當局一面接管敵偽的統治，盡情以掠和奴役所謂「光復區」的人民，一面即擴大其在抗戰時期也沒有中斷過的對解放區和人民革

命武裝的進攻，要消滅人民革命武裝，摧毀建立了民主政權的解放區，恢復其封建買辦的法西斯統治。

反動的國民黨當局是把抗日有功的人民革命武裝和人民獲得了民主自由的解放區視作眼中釘的。新一軍公開對民眾說，他們回來的第一個任務是「肅清奸匪」，第二個任務是「掃除敵人武裝」。一月十三日停火命令發出後，張發奎一再厚顏無恥矢口否認廣東境內有中共部隊存在，更是人所共知的包藏禍心的醜事。

國民黨當局對解放區軍民的進攻，完全繼承日寇那一套殘酷的掃蕩屠殺的手段。最初它是想用絕對優勢兵力包圍殲滅人民武裝的主力的，當它發覺人民武裝生根於廣大羣眾之中，有人山人海作依靠，於是便專向解放區人民施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所到之處封鎖交通，搜山剔谷，燒村莊，殺民衆，奸淫婦女，實行「寧可枉殺一千不能放過半個」的非人罪惡，希望以此來威嚇人民屈服人民。

其次是採取「拔根政策」，捕殺民主政權的工作人員和羣眾中的積極份子。捉到就殺，捉不到就殺家屬，抄家拆屋，強迫「自新」，務必弄至傾家蕩產，無以為活而後已。另一方面就收買當過漢奸虎狼的土劣地痞，恢復封建壓迫的保甲制度，舉辦「五家聯保」，建立起吸血的反動政權。

結果獲得了自由民主改善了生活的解放區，又變成水深火熱的地獄，例如惠陽的同和鄉，自國民黨軍隊開入之後，「日偽軍的走狗和地頭蛇都做起鄉保甲長，鄉公所的前捐雜稅立刻開征，農民從前退租退息的被迫交回雙倍給地主。」（去年一月十七日華商報）寶安三區被佔後，「



蔡征暴飲，柳蘭林立，第一任區長葉大榮，做了不滿三個月區長，便刮了地皮數百萬元。國民黨所要的就是這樣的「和平」，它死死要建立的，就是這樣的「民主」！

一月卅日廣州學生反對內戰要求民主的示威遊行掀起了廣東城市的愛國民主運動的浪潮。國民黨當局自然也不肯放過這股愛國民主力量的，五月四日廣州國民黨特務冒充學生舉行反蘇遊行搗毀華商報正報分館，就開始了反動勢力的反攻，跟着連串舉行接踵而至，一步緊似一步，到六月卅日，一舉封閉了十三個文化機關，反動逆流就發展到高潮。

對付城市的愛國民主運動，廣東國民黨當局所採取的手段也是卑鄙而又狠毒的。

第一是所謂「以行動對行動」，以組織對組織，專門製造雙包。「行動」見之於二月廿五日的反蘇示威行，由省黨部以強制性的通令和二萬個麵包，製造了一次「愛國」行動。「組織」則一見於禁止學生自發組織的廣州學聯而代以特務製造的偽「學聯」，二見於各地黨部搶先掛起「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的招牌阻止真正「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的產生。此外強行頂包的有市黨部和社會局導演下的廣州記者公會的改選，漢奸特務雜差也拿來混充記者；六月中旬中大學治會改選，特務份子包辦不逞，國民黨當局便派出九十多名保安隊入校武力鎮壓。

第二是由鬼鬼祟祟的陰謀搗亂到明目張胆的暴力摧殘。起先要用偽「民主」來裝點門面，破壞愛國民主運動遠想「在不引起法律爭執的形式下進行」，因此主要採取流氓無賴的手法，到華商報正報分館打架搗亂放蜂蛇蝎，到處毆打報販，恐嚇承印承銷民主書刊的印刷所書店，散播暗

殺這個那個的恐嚇流言。但長而具到底要搗毀的，到了公開搶劫書店的時候，廣州行政政治部主任黃珍吾對特務訓話說：「你們放胆去幹，我們不能明令和條文去抵觸蔣主席的四項語言（？）」，但你們儘管去幹，幹出事情來，我可以全部負責。」（本報兩日刊去年六月十九日「廣州通訊」），六月五日廣州警察局社會局保安司令部便聯合出動大搶各書店，并壓迫三十多種雜誌停刊。

最後是製造恐怖全面鎮壓。到了和談瀕絕的六月，廣州警局召開「治安會議」，宣佈夏季「冬防」，馬路設「卡位」，路人被「流動檢查」，住屋要「覆查戶口」，「嚴密保甲運動」，「檢查可疑住戶」，同時并製造「共黨暴動」的謠言，宣佈水陸大戒嚴，配合八百名黑名單的開列，大批拘捕「嫌疑犯」。六月最後一日，更乾脆把十三個民主文化機關一舉封閉。民主人士被追逃亡的逃亡，潛藏的潛藏了。新興連縣各地，也大批屠殺久囚獄中的政治犯。

東縱撤離廣東北上煙台，作為廣東本部愛國民主運動的主要堡壘的東江解放區被佔了，只餘瓊崖獨立縱隊因國民黨當局違背協議力圖消滅，被迫堅持自衛鬥爭。廣東瀾滄着黑心，廣東的愛國民主運動，整個說來是暫時趨於低落，被迫分散潛伏了。

### 三、第二個時期

東縱北撤既成事實，六月是七月初，廣東國民黨當局一面集中剩餘的兵力向瓊崖人民進攻，張發奎、羅卓英、章鎮福、曾三省等人，一個一個地親自飛瓊佈置。一面就動地進行兩件工作：一件是舉行全省規模的「綏靖清鄉」，要

用搜捕屠殺把農村的愛國民主力量「徹底肅清」；一件是極力摧殘文化，舉行所謂「思想清鄉運動」，以焚書坑儒的慘酷手段來消滅城市的愛國民主力量。

關於前者，張發奎親自主持三省邊區及東江潮汕的綏靖會議，限七八兩月完成綏靖工作。省府各廳長委員及政務視察團分巡各縣，嚴格督促下屬執行。

屠刀當然又是首先落在原日東江游擊區上面，「廣東當局通飭各縣政府，將東江縱隊人員即行逮捕，東寶一帶設有檢查站多處，一經發現帶有政府發給復員證之壯丁即予逮捕」。去年七月廿八日華商報）保安副司令章鎮福親到東江指揮策劃「清鄉」工作，後來廣州行營更派自己所作之「保障中共復員人員生命自由之安全」的諾言，公然設立起囚禁折磨中共人員的集中營來。

其他各個地區，統治當局一方面是下密令，如嚴密注口鄉中外來生面人，注意新到職的公務人員等。如教育廳長陳寶猷，江西江時，連保校的教員履歷也被抄了去。「另一方面是由防軍和各專署不斷召開各縣各鄉聯防的綏靖清鄉會議。會議的主要任務，在於肅清「異黨份子」和民主份子」。七月初旬，雲浮清鄉工作開始，組織清鄉防隊，爲了逮捕一個做抗日工作，青年、保安副司令親自出馬來到。廣東也進行了四次清鄉，抓去一批無辜民衆，殺傷。」「本報九五號（西江通訊）」

關於後者，廣東國民黨當局除了徹底「壓民主刊物的傳播之外，還採取進一步的辦法，實行思想禁錮。恐瀆出版的民主刊物本來在六月以後就被嚴禁入口，到了八月，旬，廣州出版界第

黨機關報的「人民報」也被警局非法封閉了，該報負責人事後發表談話指出說：「從此廣州不惟再沒有人民的聲音，而且民主人士的生存也時刻受到危害了。」（去年八月廿五日華商報）封禁了民主刊物，黃色加反動的方型黨刊即大量上市，據說這是「以量勝質」，要在民衆的思想上也來一下「綏靖」。（去年八月二日華商報）思想的禁錮，則以學校的教師學生為主，「各縣請教師已奉到『生人勿用』的命令以防『復員』人物潛入」，廣州方面，在發新聘書之前，也要經過一番「澈底的清查」。（去年八月廿一日華商報）中大有三個學生無端失踪，保安司令部後來加以證實，但認稱「他們與一大劫案有關，只因檢查時檢出反動書籍，因此引起外間訛傳」。（見同上報）新聞統制則實行「公務人員聯保制」，在聯保具結書上，「規定絕對不能把職務消息向外洩露，否則給與嚴格處罰」。（去年九月十日華商報）行營政治部的第五第七兩演劇大會，因唱「五塊錢」那支小曲受到申斥，「一個劇本的上演，檢了又檢，一連換了五六次都不批准」，結果他們只有集體請求復員回家了。（本報新三號「廣州通訊」）

廣東國民黨當局至此認為「大事定矣」，九月十日羅卓英召開「全省行政會議」，雙十節成立所謂「正式省參議會」，後半個月，國民黨的「全省黨員大會」又開會，羅卓英認為「不久之前開過的全省治安會議，就是『四個有意義有價值的大集會』，靠了它們，可以『繼續在小康局面上求繁榮』，『小康』指當時暫時的表面的相對的穩定，『繁榮』則意味著國民黨的封建買辦法西斯統治在廣東的『長治久安』了，而結論他以為四大家族統治的『新廣東前途 限榮觀』云云。

四大會議環繞着一個中心，就是一切爲了強化法西斯統治，積極支持蔣介石的獨裁內戰。這四大會議所做的，也是反共反人民工作的總佈置。佈置了些什麼呢？

第一是極力企圖加強基層的統治。加强的辦法一個是把治安之責推向地方官吏身上，「今後縣市長必須直接負起治安責任」，（羅卓英）并給他們兼掌「軍法」隨意殺人之權；一個是厲行「聯保聯防連坐」的保甲制度，強迫「好人」當保甲長（這發展到後來富人被迫買人賠償的「匪案呈報辦法」），嚴密調查登記戶口，切實執行民槍登記，并要各鄉人民出人出糧出槍組織「自衛隊」，而廣州則實行警管區制的「憲保聯系辦法」。

第二是佈置遍及一切角落的特務網。中統軍統的特務本已到處作惡橫行，省府又以時件密令各縣當局組織「防奸小組」，「搜集有關奸匪情報及各黨派之重要言論」，「隨時偵察奸匪情形」（本報新九號）民政廳「在該廳內設置一特工組織，隨時隨地作不公開活動，從事偵查」。（去年十一月十日星島日報）國民黨的全省代表大會也決定了在黨內「組織各級黨部的督察員」，實行「黨員活動的監視」，「黨外則以黨爲體以政爲用」，「派員深入各民衆團體」，「由點線及於全面，由城市及於鄉村」（去年十一月二日中山日報）要做到無孔不入恐怖隨處。

計全年和開會年」。（今年一月廿七日在省府聯合紀念週上報告）計劃雖多，却始終是計劃而已！是統治者執行反動政策不力麼？不，它本身的矛盾困難限制了它。

矛盾困難在什麼地方？矛盾困難在於：第一因爲各屬地方勢力的反撥，四大家族的臣僕雖然想把「中央化」特務化「化」到鄉保甲級統治基層去，但是四大家族的壟斷獨裁統治，更危害到地方地主豪紳的切身利益，自縣級以下，這些地方封建勢力根深蒂固，不是外來的「中央勢力」所能「化」入的，一年來代表「中央勢力」的縣長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爲地方人士所控，就是以證明這一點。第二因爲在四大家族的「中央」眼裡，省縣地方不過是他們的領地封疆和府府，不惜榨取血以供奉他們的請求，以財政收支來說，六月改訂財政收支系統以後，「省級財政成爲中央附庸，縣財政也只具有其表」以致「省省叫窮縣縣受苦」，「只是窮了中央而苦了地方」。（去年十一月廿日新報社論）第三是內戰的軍費和糧和人民的血汗的稅收田賦都打光了，「維持統治機構的經費也移挪挖空以致竭蹶不堪。五月以後，省級行政經費就不叫窮，省級公務人員欠薪兩個月，工作陷於停頓。縣級公務人員，唯一盼望公糧增產實物，但是「應付軍糧緊急，不論征實部份，公糧部份，都一粒也增產了，望穿秋水的公糧，自七月份至十一月份，還是一個空。」（前報社論）第四因爲統治集團本身利益發生矛盾，因而互相掣肘互相搗蛋。省主席的視缺，各縣縣長的地盤，固然是各黨權派系劇烈爭奪的目標，CC系的手也時時「從黨的方向伸向省的各級政府機關」。（去年八月九日華商報）此外省市一府從爭奪土地局，爭奪幹訓團，以

至爭收市營稅，更是彰彰著例，其他的明爭暗鬥也不勝枚舉。這些都使他們的統治增加了困難。統治者本身有了重重的矛盾困難，八月恢復征實征借，九月恢復征兵，統治集團與人民間的矛盾益呈尖銳，而在這個時候，主要統治工具的軍隊大部北調了，各江河道盜賊蜂起，廣東國民黨當局的反動統治的暫時穩定宣佈結束而從新動搖起來了。

#### 四、第三個時期

國民黨在廣東的統治之所以必然趨於動搖，是由這個政權反人民的本質決定了的。國民黨恢復統治廣東之後，做了些什麼事情呢？羅卓英在去年十月中旬的各界聯合紀念週上報告「政績」，據其所說，計有如下六端：一、安定了社會秩序；二、打破了糧食飢荒；三、健全了行政機構；四、建立了民意機構；五、作過周密的巡迴視導；六、召開過行政會議。六項當中，所謂「健全了行政機構」，即是排擠了所有非「中央」嫡系的勢力，特務獨攬大權；「作過周密的巡迴視導」和「召開過行政會議」上面說過那是為了佈置更殘酷的鎮壓，剩下來三項，到底是怎麼樣的真相呢？

先說「打破糧食飢荒」這一項，羅卓英如果還有半點天良，該不會這樣說的，因為事情的真相廣東三千萬人民個個都曾目擊，人為的糧食恐慌所造成的慘禍，至今還是愈演愈烈。春間糧荒嚴重情狀要詳細描寫是不可能的，單從當時米價上漲速度和路斃人數的急激增加，已可窺一二。自日本投降至卅五年一月，四個月內米價已經漲了八倍，但一月米價還不過每担七千元，中旬一起起漲到萬六，到五月即升至十萬元，五個月內

漲了十四倍。三月中旬廣州十天之內路斃二百七十四具，四月初旬，廣州飢民五萬人，五月初旬每天路斃由六十四具增至七十二具，平均每天至少六十具！各屬鄉村飢民連雜糧也吃不到了，只好攪些黃狗頭摘些竹花米來充飢，後來竹米也賣到萬元一担，他們就活活地餓死。（均見當時省港各報）。在災荒最嚴重時，據說它「打破了」糧食恐慌的國民黨當局做了些什麼事情呢？一是當米價上漲得最利害時，軍糧的搜購也最利害，如實安「撥至軍糧請願團」呈文裡所說：「人民一刻以草根樹皮竹米充飢，餓斃日衆，急待救濟，而每月仍奉征購軍糧一千大包；」（去年五月前錄日報）二是濟粵蕪米全數撥充軍米；三是選僑賑米部份在港賣出部份撥作軍糧，所餘亦混入雜質然後發放；四是省行貸出鉅款購糧，却被官商拿去炒金和囤米。（以上詳情均見當時省港報紙）至於聯總的救濟物資運到廣東，也和在全國各地一樣，成了貪污舞弊的大好機會，甚至造成種種悲劇，被人稱之為「救濟災」。而這點，就連國民黨自己的報紙和官吏，都不加以否認了。

其次，「健全了」的行政機構裡，國民黨官吏做了些甚麼「好事」呢？先看幾個官方的統計：一是十一月份民政廳的統計，從卅四年九月到卅五年八月止，被控縣、市、局長及鄉鎮長一百九十五人，罪名除貪污之外，也有聚賭搶劫強佔民妻者。（去年十一月廿八日建國日報）二是李揚敬在第二次記者招待會上的報告：去年一年內被控貪污瀆職之縣、市、局長共九十六人，罪名成立的至少四十一人，查辦中的四十餘人。中山日報也驚詫道：「被控貪污瀆職者竟達全省行政單位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罪名成立者亦達百分之四十了多，真可謂洋洋大觀！」（今年一月十九日該報社論）

三、張發奎今年在廣州各界聯合紀念週上報告「本省去年統清與澄澈吏治工作」時說，人民控告官吏的事實是「巧立名目，擅征苛捐雜稅，及擅向人民攤派，包庇煙賭，抽收陋規，甚至強佔民業，搶割田禾」。又再聽聽官方自己的批評：兩廣監察使劉侯武說：「廣東每一縣每一機構，無不滿佈貪污氣象，腐腐舞弊，短報中飽，政府收入連經費在內，亦得不到人民所出百分之二十。」（去年二月省港各報）羅卓英在四月省臨參會上總結其治績時也承認「貪污得太利害，的確是十分痛心的現象。」國民黨報紙也自己指摘說：「怪事處處有，莫如廣東多，不惟貪污舞弊嚴重，並且官與官爭之事迭見，官常之敗壞，雖則古已有之，而似乎於今為烈。」（去年十一月十二日錄日報）這樣的官吏不是吸血鬼是什麼？和強盜比較又有什麼分別呢？

又次，建立的「民意」機構代表什麼樣的「民意」呢？所謂「全省最高民意機關」的「省參議會」在競選之時，早已笑話百出。成立之後，省參議中即有赤漢黃漢源被控縱橫強姦婦女，避罪不敢到案。廣江都武裝控勾結偽軍濫殺鄉紳，鶴山黃漢山被縣參會予以罷免。廣州市臨參會四十個「參議員」，「現職是黨官和團官的有十七位，市黨部委員除了兼從政務的，有半數委員同時擔任為參議員」，（本報兩日刊去年二月一日「廣州通訊」）此外如中山的縣臨參會半數以上參議員皆官屬好，新會縣省參議員的選舉票價一張高至數十萬，興寧縣參議會的成立因爭做議長而打架，樂昌省參議員的選舉由縣府民政科一手經理，連縣臨參會也不預聞。五華競選時雙方集中武裝數百準備火拚，都是載之報章，廣播入口的

# 杜魯門挑撥性的演說

舒翰



正當莫斯科會議開幕的第三天，杜魯門向國會發表了一篇被認為「歷來最重要」的外交演說，正式宣佈以鉅款資助希臘及土耳其兩國反動政權的計劃。計劃的內容，除了撥給希臘一億五千萬美元，土耳其一億五千萬美元以外，并且準備派遣文武官員去「協助兩國建設」，迅速有效地購買兩國所需的貨物、供給品和裝備，指導和訓練兩國的軍事人員。所以提出這一計劃的目的，據杜魯門的說法，大約有兩個要點：一是對希土兩國本身的，那就是「協助自由的人民維持他們的自由制度，和他們的國家完整，以對抗那些企圖強迫他們建立極權政權的侵略行動」；二是對美國自己的，那就是「如果我們對於負起我們的領導權有所猶豫，我們就可能危害世界和平——因而我們一定會危害我們本國的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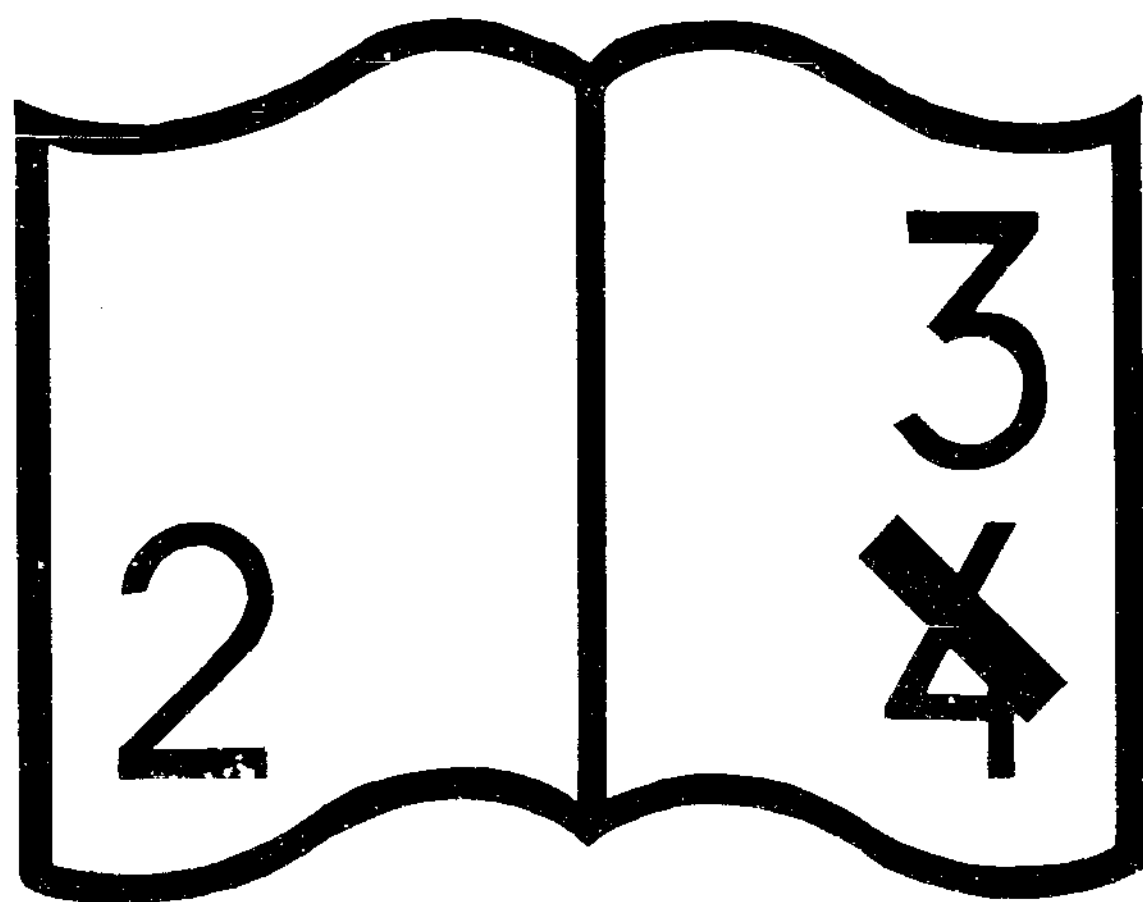
儘管杜魯門用了「自由制度」，「國家完整」，「世界和平」等好聽的名詞，來掩飾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與獨霸世界的野心，但事實太明顯了。杜魯門援助希臘，是因為「英國無法再任希臘的監護人」，所以必須由美國來代替這種「義務」。誰都知道，希臘解放不久，即遭到英國的武裝干涉，幫助反動的法西斯保皇派頑強抗戰有功民族的解放陣線，以致人民要求的自由制度不能實現，至今還保留着君主皇朝，因而內戰不止，飢荒遍地，這些都是英國「監護」的結果。現在英國因為本身的困難勢難再顧，而希臘人民的力氣又已生長強大的時候，美國出來替英國接管希臘，這不就是要希臘人民換一個主人，由英國換美國嗎？杜魯門援助土耳其，是因為要「達成現代化」，因「現代化」是土國「國家完整所必需的」，是「存亡所繫的」。但土耳其的「國家完整」究竟與美國有什麼關係呢？美的政論家李普曼早已老實地說過了，「美土同盟給美國一個優越的戰略地位，這個戰略地位在確保中東霸權上，比其他任何一個戰略地位都更有利。」按照杜魯門的計劃，本身就是一個軍事計劃，這個計劃，就是美帝國主義要把經濟的援助變為軍事的援助，來軍事上控制希臘與土耳其，幫助兩國反動派鎮壓人民的民主革命運動，進而奴役希土兩國人民，使兩國成為美國的新殖民地，以達到其擴張地中海與中東的霸權。這就是杜魯

，而這就是國民黨的「民意」！它偽造這些假「民意」的目的，無非想用來阻礙真民意的出現，好讓官意繼續主宰一切。

國民黨當局「治績」既然如此，廣東人民當然只有被殺死餓死冷死或奮起反抗那悲慘的遭遇，兩者擇其一。沒有第三條路可走。殺死的已經多到無從統計，餓死的去年一月至八月止，廣州一地路屍拾檢者就已有千二百一十六具！（去年十一月二日工商晚報）冷死的，十二月一案流襲擊之一週，除各鄉鎮不計外，僅廣州及各縣城市，冷死人數在一萬人以上。（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廣州各報）

自然，人民是不肯束手待斃的，雖然密佈下了網羅，他們還是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進行鬥爭，除了糧荒之時，由廣州四邑陽江潮汕等地陸續不斷爆發過各了各業的工潮之外，廣州學生在五月間爲了請求增加貸金改善生活，有過中大、文理、女師等校的一時假待命的罷課鬥爭；四月上半月，廣州市立中等學校教職員因過清求薪發積欠的兩次請願，市小教員有過罷課鬥爭；同一時間，廣州首屆公務員男女千餘人，因對薪俸而激起了大鬧審計處的鬥爭；在各屬地方，因強徵強征軍糧普遍發生過請願絕食的行動；下級官兵因賦稅過重，六月末尾有過歐震所部一營在粵邊邊境拖槍逃走，十一月有惠、五等一旅拖槍上山，十一月有六十四師官兵北調之時和率逃亡。在粵北各縣合股成團四出劫掠。

在「治安」粉飾下定的夏秋之交，軍警林立的廣州市區，六月一個月警探處辦過的搶劫案即有十二宗，竊盜案廿七宗；七月由七日至十九日，十一日即發生自北入屋劫途劫案七宗之多，九月以後，東、西、北、江及珠江東海、西海、江港、江澳、道、韶興、南韶、廣增等公署，也不斷發生劫船劫案的案件。八九兩月復征實征兵，農民抗征的自發鬥爭就跟發展增加起來，八月中旬，汕尾人民反對國民黨當局搶購軍糧出境，全城十萬市民動員起來，壯士人拿着沉重的木棒，輪流把守着各個街道要口，不讓走漏一粒糧。老弱婦孺就幫着監視和偵探。知識份子就積極的進行宣傳，牆頭貼着標語：「運走一粒糧，我們就跟他拚掉一條命！」（羣衆十三卷一期）「記尾民衆反搶購鬥爭」規模如是之大，動員如是之廣，鬥爭如是之帶組織性，都是不容忽視的。反稅亂真的也見之於南海的九江，鄉民在屢次哀求減免得不到允許之後，就把縣府派去的征收員全數幹掉。（今年一月十四日大光報）番禺沙灣指南沙的鄉民，因抗



应为 P633 - P634

門計劃的全部內容。

爲了掩蓋這種侵略的陰謀，杜魯門也找到了他的藉口，說是要把希土兩國從所謂極權主義的擴張中挽救出來，其實這是過於愚蠢的作法，希特勒當初還不是以反蘇反共的首領自居嗎？邱吉爾一生也還不是想以反蘇反共的首領自居嗎？這種反布爾塞維克十字軍的頭目，不是一個一個倒下去了嗎？這種陳腐濫調已經唱得沒有人再去注意了，杜魯門拾人牙慧之牙慧，不過證明他是個「庸才」而已。但也有他一定的作用，那就是在這種反蘇反共的幌子底下，進行其反人民的勾當，進行其強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加在其他國家的身上，進行其擴張帝國主義勢力奴役人民的圖謀。

杜魯門這一挑撥性的演說，爲什麼要在這時候發表呢？莫斯科四外長會議正在開幕，蘇聯對德國問題上一定要據理力爭，美國在某些方面不能陷於孤立，因此，杜魯門不得不在這時壯壯馬歇爾的聲勢（據雷訊所傳，馬歇爾參與擬定這演說內容的），來一手對蘇的外交攻勢。在美帝國主義的計劃，援助希臘與土耳其祇是一部份，范登堡在杜魯門之前就說，「這種對希臘的干涉，可能擊敗當美國援助其他友好國時而遭受的反對」，特別指明中國與朝鮮，可見是對莫斯科會議而發。安全理事會派往希臘實地調查的委員會，還沒有結果，杜魯門顯然要在此之前，來個「發制人」，造成援助希臘的假成事實，以破壞調查委員會的努力。英國的援希即將期滿無力續續，這對美國正在與地中海東部說，是絕妙的機會，這也是美帝國主義整個政策的一個步驟。

杜魯門的演說，清楚地向世界上表示，美國已走上了軍事帝國主義的道路，它的金元外交的「掌」，更拿出了軍事的武器。它顯然已經置聯合國這個世界和平機構於不顧。美海軍雜誌「透露，美國援助各國反動派以鎮壓國內民主運動的款項，總數達五十億，除希土兩國，還包括：中國、朝鮮、奧地利、日本、敘利亞、利巴嫩、巴勒斯坦、匈牙利、伊朗；等等，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前所未聞。因此，全世界範圍內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將益加尖銳，而各國人民在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中，也將更加團結。希臘民族解放委員會已經向全世界告訴美國，這種代表希特勒法西斯政權的公開干涉，將擴大希臘內戰。希臘人民早就恢復了解放時的強大力量，他們在德寇統治下戰鬥生存，且一定會立於不敗之地。其他各國人民，尤其是中國人民，更可以响亮的告訴杜魯門，動世界人民的力量，決不是希特勒動世界爭以前的情形了，任何新的侵略圖謀，隨處會遭到失敗。（三月十日）

• 周一際國 •

繳抽收自衛谷，實行武裝抵抗。（今年一月廿五日西南日報）新歷元旦那晚，蕪陽人民集合了三百餘人，把坪山谷倉賦谷三百餘石搬掉，他們理直氣壯的說：「這是我們的谷，應該還給我們！」（本報新廿一號「蕪陽通訊」）

反抗征兵的行動則更加普遍，個別的反抗行動是向異地逃亡避征，如「從汕頭搭船出洋的壯丁每星期都有三四千人」。本報新廿號「逃港壯丁訪問記」至於集體抗征的，十一月廣寧某鄉六堡，曾因反抗征兵集結了一百多人包圍保辦事處示威。「東陽有些人被騙上梁山落草，三區五區有些團村實行起來抗征，他們日間放槍，夜裡就走到野外露宿。」（見同上文）南海小塘鄉鳴鑼集衆數百，架起機關槍包圍團兵人員。（今年一月二十日廣州「天下社」訊）廣州市區民衆不願抽簽應征，幾度集會請願，結果市財軟硬兼施，「折衷辦理」全數准許湊錢買兵頂替才算公事上有得「交代」。

盜賊的騷起，表示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動搖，農村反三征的羣衆鬥爭，表示了農村愛國民主運動的重新興起，去年年尾的反三征行動發展到今年二月就進一步提到匪糧倉搶劫谷的自救運動，火頭愈燒愈旺，首先由農村開始的愛國民主運動的上述，就已經迫到我們的眼前來。

五、簡單的總結

以上一年來的事實和事變告訴我們什麼呢？

第一，一年來的事實和事變告訴我們：國民黨在廣東的統治是廣東全體人民的災難。羅卓英等國民黨當局是直接代表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來統治廣東的，這個所謂「中央嫡系勢力」在日本投降之後君臨廣東，其貪婪吸血是空前的，看那一批比一批兇的貪官上任，僅僅年把時間，就把廣東弄得窮交迫屈橫遍野；其橫暴專制也是空前的，所有非其嫡親近寵之人，都被排擠的排擠，迫害的迫害了。操實權的大都是一丘之貉的法西斯特務份子。這一個小集團的虎狼，是徹底反對人民與全粵廣東人民爲敵的。

第二，一年來的事實和事變告訴我們：這個最反動的統治是建立在武裝鎮壓和特務制度上面的。反動的軍隊和萬惡的特務是維持這個統治的主要工具。靠了軍隊和特務，它瘋狂地進攻民主鎮壓人民。可是在內戰繼續擴大當中，國民黨軍隊不斷爲人民解放軍殲滅削弱的情況下，這個統治要想穩定是不可能的，隨著軍隊的調走，它那暫時的穩定馬上就宣告結束而趨於動搖，並且這動搖將日趨激烈，爲了挽救垂危的命運，它只有乞靈於特務的恐怖活動來從事鎮壓。這就出現了目前這樣的連統治者本身 沒有信心但其統治人民的措施又最爲瘋狂恐怖的黑暗的局面。



# 日益深重的城市社會危機

盧 桐

一九四七的初春，是給嚴寒佔據了的，這象徵着廣東人民才一度過新年，就遭受經濟危

機猛烈的襲擊。也象徵苦難的人民正在學習用嚴峻的鬥爭去改變自己的命運。看，在農村，風起雲湧的破糧倉搶賊谷的鬥爭，像暴風一般在反擊着反動政權的民死政策，在城市呢，羣衆在餓死逼死的威脅下也極力掙扎起來了。在廣州，三月來的現實生活，是社會危機的全面表露，是慘痛的血淚，也是人民反抗的開始。

## 危機形成已非一日

一葉知秋，舊曆年關，萬家工商行號的倒閉已正式宣告了廣東經濟危殆深到萬分嚴重的程度。危機的形成，并非自今日始的。慘勝之後惡政府乘勢劫掠，人民僅有的財富給擄光了，而且民賊們又必借內戰來鞏固其劫掠的果實，於是省政府竭力執行重稅三征政策，這一來全廣東擺着民窮財盡四個大字。加以美國商品的湧至，以及物價金融震動的影響，就把廣州為中心的廣東城市經濟迅速推入崩潰的境地。

## 「二月恐慌」的風暴

二月上旬的金融風潮進一步把城市經濟（自然鄉村也受相應有的影響）推到更深刻的程度。廣州在旬日之間，黃金一兩由四十萬一直漲到最高的一百三十餘萬（約三倍）。同時美元由六千

八漲至一萬六千（二倍半強）港幣從一千二三漲至三千四五（二倍半強）。同時，白米每石由五萬五千漲至二十八萬（五倍強）。這消息無怪嚇得人們（四大家族的「人」除外）「面青唇白」，「廣州就像患了一場歇斯的里病」。物價隨金價而一日數變，「事頭」把貨物的標價摘掉勿論。一日之間一盒火柴由五十元漲到三百元，茶樓飲茶前後吃三碟同樣的點心算三樣價錢。小百姓真個「目瞪口呆，如坐雲霧，奔走相告，語必及「漲」。中下級公務員坐辦着不下公，心頭七上八落地在談來價，他們有一位對新報記者說：

「受薪階級薪俸所入是硬性規定，在物價漲漲時節，薪俸天天減減，在狂漲的現在，月終拿來一月辛勞的代價，幾乎已等於零，比方一個月入十五萬元的中級公務員，在以往他可以勉勵維持一家三口的起碼生活，但現在連十天的開銷也不够……假如物價還是勇往直前無止境的話，簡直就等於被撤職了，而一家數口，將來就只有集體自殺！」（二月十日前錄報）

就是大學教授的身份，也不得不在此物價飛漲的面前「潸然淚下」。二月六日前錄報記者報導：「記者昨日偶過中山大學一教授，談及廣州生活程度與工作待遇問題，彼潸然淚下，據稱目前月薪僅三十萬元左右，上有父母，下有妻兒，每日兩頓飯，也難飽腹，抗戰時在坪石雖然吃粥度日，但還可貯下一萬數千元，供人家購買煙絲或

第三，一年來的事實和事變告訴我們：這個反動統治雖然兇惡却並不堅強。一是由於它的一切都是爲了四大家族而反對廣大人民，它是日趨孤立的；二是它既是四大家族的外府，就要盡其所有去供應蔣介石的內股消耗，結果本身的兵力抽調一空，財政陷入困難，無法解決；三是要把「中央化」特殊化貫徹到地方基層，只是它的主觀願望，事實上「化」到縣級之後就碰到地方勢力的反擊，因此它的首尾是脫節的；四是它本身的矛盾和艱難，愈在困難情況中就愈趨激烈。有此四者，就形成了它的致命弱點，而這些弱點都是向前發展而且無法克服的。

第四，一年來的事實與事變告訴我們：倔強的廣東人民是不能征服的。儘管統治集團用盡了明的屠戮和暗的逼害，只要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繼續存在一天，人民的反抗鬥爭是一天不會停止的。當農村的愛國民主力量正遭受進攻和摧殘，城市的愛國民主運動起而支援呼應了，當自衛的有組織的愛國民主運動被打擊潛伏下去，人民自發的求生鬥爭又勃興起來。因爲反動的國民黨當局決不會把民主恩賜給人民。不但不會，而且絲毫民主自由的氣息也是他所深惡痛絕的。正因爲如此，人民的反抗鬥爭也不會和不停止。苦難最深重的是農村，國民黨反動統治比較薄弱的地方也在農村，而廣東大半的農村又有革命武裝的進步影響，因此農村的愛國民主運動才是廣東愛國民主運動的主力。目前農村人民的自衛鬥爭已經普遍展開，及時地主動地加以組織和領導，就成爲廣東民主人士當前的迫切任務！

回顧一年，廣東人民在血淚交織的事實與事變中，就是獲得這些慘痛的教訓和開示奮鬥前途的總結。

小零食店。可是目前拿十萬元出來，也無法供家人擺賣煙攤。生活之苦，確難支持！」

是的，抗戰時的大學教授吃盡苦楚，從擺攤挑水一直到自殺都有過。但，那是戰時；誰料想到勝利之後，蔣政府也會讓教授們挨餓呢？這無怪乎他們要憤激的喊一聲：「這種情形如果再繼續下去，人民不暴動搶劫，我的頭砍了去！命也不要了。」（二月十七日華商報）大學教授如此，中小學教員的慘狀更不堪設想了。

本學期來，廣州市五分之三以上的大中小學生因經濟困難而被擠棄在學校門外，幸而免于失學的青年，在饑餓和「游擊食飯」中維持生命。當此之時，「所有同學，心情真是混亂至極，有人在討論金融行情」。公費生憂心如焚：「我們大學生不能生活了，公費每期四萬一千元，一天的白飯，便要三千元，怎樣搞？……」（同日上海報）總之，學生是吃不飽，是忍受到極限了。

至於苦力小販和廣大的城市貧民，他們對於「百元兩」的米和「一碗千元」的白飯是不敢設想了，他們只有擠進平價食堂的候飯隊伍去，自二月一日起，以第二平價食堂為例，就食的人數從每日七八千人增加到每天一萬六千人。這百元一餐的飯價的確是相宜了，但是，正因為「粥少僧多」，經過了擠和打，結果還是很多人在寒風中呆等一天而吃不到飯，終於連行帶踉地拖回自己一副又飢又寒的身體，有的因為受凍餓過甚，卒至「中途而廢」，變為路斃去了。

### 失業浪潮更加洶湧

接着舊曆年關十萬店員學徒的失業，「二月恐慌」之後，河南區的全部工廠，因為物價普遍

下跌，售出生產從不能彌補高價原料，成本同時廠商原為維持資本價值，而悉數購入金幣，現在全部遭凍結，而社會購買力又低，金資無法週轉，於是百分之七十的工廠已被迫停工。停工的工人達八萬人，連同眷屬計數，受生活威脅者足三十萬人。至於能夠勉強繼續開工的廠商，則對工力財力儘量節省，延長工作時間，改上下午班為全日班，工資則只給百分之五！並且只僱用一半的工人（見一月廿四華僑報）。列為廣州主要輕工業的紡織和捲煙業，已停工和入於半睡眠狀態者達五六千家，現在仍維持業務廠家，也都減少產量，淘汰工人，因此失業的男女工人達三萬名之多。捲煙業則自走私者大量走私後，（美國井並審判在廣州設廠製造），該行業原已蒙受重大損害，至月來又遭受金融及物價之影響，更便業務一蹶不振，原有百餘家頗具規模之捲煙廠商，現在只存十餘家（見三月十二日前鋒報）。

連其他各業計算，目前廣州全市失業舊式工業的工人學徒，當不下十五萬人。  
看！整整的十五萬工人，陷於飢餓的慘境了。他們有些正因為飢餓的逼迫，「自願不要增加工資，請東主繼續開工，惟東方不允，各工人只得自圖別業」（二月廿四日越華報），甘當牛馬也沒有主顧了，「自圖別業」云云，這能看做走只向乞丐羣或變為路屍的代名詞罷了，試問各人自己本行的職業都無法站住，還有何業可圖？

### 「救濟」不過是欺騙

遍廣州市受饑受凍的人是那樣的多，社會危機是那樣的嚴重，救濟是急需的了，然而，統治

## 陳家康 悲憤賦詩

定遠

（上海通訊）



陽春三月，黃浦灘上的風波驟然激烈。  
恐怕是季節更替的影響，這些天來，慢流着的江水，常是為迎面的北風吹起波浪，流速受到阻擊，江水就顯着逆流，立足江干，沉默凝視，任誰也會驚奇時令的突變。

從「二九」的打風，月杪的黃（金）潮，到三月對中共的逐客令，上海就像浦江之水，被北風捲入了逆流。  
一份曾整伏於敵偽淫威之下熬過八年苦難日子的學者說：「從現在起，上海又要淪陷一次了。」

這不是一句誇張的形容詞，的確，從三月的第一天起，惡魔公開吃人，恐怖四面八方襲來；「黃」禍的餘孽還未消失，暴政的爪牙又已伸來。上海人苦難之上加「苦難」，事實告訴着每一個人，比敵偽時代更黑暗的日子已經開始。

上海又一次淪陷了。  
魔手伸出了。  
三月一日晚上十一點鐘，就像一隻喪家之



者并不覺得這事值得「急」的一回事。正當米價一石突破二十萬大關那時，張發奎做的是飭令省市政府「限於三月十日以前籌備完竣辦理國民身份証事宜」。羅卓英呢？「他電令各專員縣長注意各處治安「不得疎虞」。他們感興趣的是「綏靖會議」，是「出巡」，是「清鄉」，是「切實備收田賦」，是「以迅速有效之徵收方法」勒收稅捐，或者是來一個「時裝表演」，救濟云云，他們是不以為意的。

然而，救濟事業果然是沒有辦嗎？那可不是，報紙上關於「救濟」的消息是常常有的，只是二月上旬十日中就有：廣州冬令救濟會「保存」起來的救濟衣，被竊了幾十大箱；善救分署廣州工作隊陳瀚章之後使賑米八十大包變糠變沙變石；海口善救分署辦事處職員潘光杰盜取賑米物資百餘噸，還有善救分署廣州工作隊辦的平價食堂大食污案，只是第五號一個膳堂，一日就食污四百五十萬元。好了，廣東官辦救濟事業之比較顯著的表現，以此為大宗。

如果你問：救濟事業難道就止於此了嗎？是的，還有一件，就是每日起碼要執埋十一條「路斃」的屍體！據廣州市衛生局統計，一月每日餓死凍死的路斃貧民每日至少七具最多一日二十一具，平均十具，全月一十八天共三百零八具。而那些活的廣州市貧民之所，一變而為路屍，其原因正是簡單，就是沒有得到救濟。

蔣記政權及其分店如今分明已變成專門殺人民的屠戶，經他們手刃而死的同胞一天不知要有多少人，廣州市一日內倒下二三十個路斃他們才是不以為意呢。

**竊犯為入牢慶幸**

飢寒而得緊，勞動力賣不出去，社會救濟又

靠不住，這是廣州成為著名的盜竊賊窟的主要原因，而這個根源沒有堵絕的話，靠行政院撥下來的六億元建築監獄是解決不了問題。根據記者手頭不完整的省報新聞材料加以統計，二月一個月廣州較大的盜劫案就有卅六宗，其中屬於打單者六宗，劫犯中有三個現役軍人，保安司令部第一總隊三大隊十二小隊班長農秀華及其勤務兵（見二月三日建國報載），八個是退役失業軍人（見二月四日建國報載）打單犯中一個是第二公路處現役警衛班班長夏其偉（二月九日建國報），國民黨官兵之盜匪化，這是又一鐵證。

人窮胆大，盜犯之目無警察，至於敢在中山紀念碑上動土，連紀念碑正門內鐵門門以及從地面到碑頂各處的門窗玻璃盜去了八十四片。（三月八日大光報）

生活迫得做懷念着監獄的溫暖來：一月二日正午警察捕得慣竊葉錦，他說「距今二個月零二日前，民因盜竊單車被捕入獄，三日前大赦出獄，惟出獄後，四顧茫然，覓食無處，捨行竊一途，別無他法，今失手被捕，正幸食宿有所一。（二月三日前鋒報）

生活迫使年輕孩子走上盜集團行竊的道路。重匪之頻傳於報紙上，是他們集團行竊的屢次出現的反映。三月上旬廣州發生三件重匪的劫案，重犯八人，當他們被拘獲後，總是坦自承認行竊，甚至滔滔不絕敘述其行竊之成功以顯出自己的高明，他們似絲毫不自以為己這樣做是不對。他們甚至於也有留戀監牢的事，一個年青的竊犯對記者說了這樣的話：「我不願出去，出去做甚麼好呢？我是不願做賊的。」（一月十八日建國報）

**社會悲劇層出不窮**

在飢寒交迫中，悍者挺而走險，弱者則消極

狗，國民黨撕下了他的假面具，開始對中共留在上海的公關人員狂吠了。就從這一起，這幾個忠實為民族和平民主獨立的人民服務員，就失去了自由。

在「保護」的美名下，馬斯南路一〇七號的周公館，當夜就光臨了便衣特務、武裝警察，電話也給剪斷了。第二天早晨，聞訊往訪的新聞記者、民主人士，却被這羣不速之客攔了駕，但是中共的上海發言人陳康遠是站在門縫和兩台上痛斥國民黨的種種無恥行為。當天的下午，那批「保護」人員，竟然登堂入室，會客室、門房和草地上都給佔領了。朱石三路的新華日報辦事處也是如此，往訪者都被「保護」人員抄去了姓名住址和職業。三日算是放寬了「保護」尺度，電話恢復了，中共人員可以外出，但要由「保護」者陪同，務必武就在這種准許之下，去了南京。直到預定的三月五號的早上，卅三位和平使者，坐着特備的黃色汽車，在四輛機器腳踏車前導，兩輛吉普卡後隨的「保護」下，轟轟烈烈的送到火車站。

在車站上，陳康遠而對着那些譏與不諱的送行者，沈痛的只說了一句臨別留言：「和平、民主、獨立！」有人問他還有甚麼話說，他說：「有，就是前天那首詩。」是的，那首詩是陳氏在憤然燃煙膏的時候的控訴：

滿園紅騎踐其草  
一葉春秋定戰和  
耿耿此心唯玉帛  
茫茫來日是干戈  
希聞貴朱衣好  
猛覺蒼生菜色多

自殘。根據不完整的廣州報紙材料加以統計，從二月一日至三月上半月，轟傳社會的自殺案就有十五件之多。第一樁便是馬北畔湖小學教師崔韶在惠愛中路倫敦酒店服安眠藥自殺。崔女士係嶺南大學生，當小學教師養活她母親弟妹一家六人，不意本期開學乘車返校時接到解聘通知，回家則因住址狹窄，不得不寄居親戚家，主人却限制她只能借宿數天，在生活逼迫求職無門中竟自殺了（見二月七日星島報）。三月七日大南路有六十餘歲老婦橫臥馬路等駛來汽車輾死，幸司機迅速擊起，該老婦說明死因是：「當此百物騰貴之秋，兩餐無法維持，故出此下策」（三月九日新報）。最慘的是二月廿八日長堤豐寧碼頭竟有一失業青年前後乘人不備縱身投河四次，原因是：「兄弟二人被征當兵不知消息，他在家近來田租高漲無法耕種，來市尋職無着，飢寒交迫毫無人生趣味！」（見三月一日新報）至於被生活壓迫而變成瘋癲的青年人，只是三月一日到七日在廣州就有三件。珠江遊艇的少女譚麗被其母親強當私娼，被拘之後，她母親懇求保釋出去，垂淚而道：「因生活驅使，實非所願」。生活的鞭子竟使母親迫親女賣淫，這一筆人間慘事該寫在蔣介「新生活運動史」的第一篇！

**自救鬥爭在開展了**

這一串失業失學受苦受難被慘死的千萬人的慘痛災難，是蔣政府內戰賣國政策以及廣東統治者賣國投蔣殘民以逞的政治製造出來而加於廣東人民頭上，加諸城市居民頭上的。然而廣東人民在敵偽時期和慘勝以後遭受過這長期期的慘痛磨折之後，再也不能受如此非人的生活迫害了。因此，舊曆年關以來，市民的自救鬥爭是此起彼伏連綿不絕地爆發了。全市學生的反對超額

收費太請願，不達目的誓不計冊；中大教授要求改善待遇，否則罷教；中大學生罷課抗議內戰加深經濟危機；各業工商請願減稅捐額的抗爭，特別是遍及全市各工廠作坊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繼續開工維持生活的交涉和罷工，只二月上半月即發生十八件，而且大部獲得勝利結束。這些都是事實證明，我們應該認識到在廣州那種嚴重的黑色恐怖之下，這種行動若非市民對於罪惡統治已經絕望和高度的憤恨，若非市民被建到不得已，因不抗爭則活不下去，那是不容易發生起來的，因此團結和提高這個市民的自救鬥爭，在點滴的鬥爭和勝利中，好好的把城市的愛國民主力量積蓄起來，準備將來配合農村的群眾鬥爭，是人民戰士的重要任務。

四大家族及其家臣們製造出了這廣泛而嚴重的社會危機，這危機使城市羣衆提高了覺悟，開始了抗爭，使罪惡的統治更趨動搖。當廣州的恐慌的高潮過去時，羅草英鬆了一口氣對他左右說：「老百姓實在太好了，不然的話，那情形只要一發動手就甚麼都完了！」言下雖然靈魂未定，又却「衷心快慰」了一番。但是，告訴你，「利用這「老百姓太好了」的弱點而以無邊災害加之老百姓身上，這做法快要不靈驗了。」

**代郵**

**成城先生：**

來稿收到多日，擬下期刊用，勿念。並望源源賜稿。

**宋潮先生：**

來信收到多日，所詢問題，原擬本期奉答，又因覆函很長，篇幅不敷，臨時抽出，至歉，下期定必刊出，謹此簡覆。

**羽羽先生：**

來信已收到多日，請示通址，以便函覆。

刺得亭林書百卷  
中原利病再摩挲

然而，這首感慨萬千的七言律詩，上海人却未能一讀為快。恐怖襲來了。

雖然這是預料到的，可是在瘋狗之前，禁不住人人自危。

就在中共人員撤離的前夜，CC頭子陳立夫悄悄到了上海。

就在「打虎」（經濟監察團查辦黃金潮）之聲不絕於耳的時候，惡劣的政治氣壓下降了。

首先公開叫囂的是一批御用的輿論。他們開始圍攏民主同盟，恐嚇工商學教的民主人士，污蔑平日敢說良心話的民營報紙。四日新民

晚報因為前幾天登載了壹篇「冥國國歌」的短文，「自動」停刊幾天，明眼人豈看就領悟到是「殺雞嚇猴」的妙用。

跟着來的是恐怖的流言，而且有些話確也是出自知名人之口，說甚麼就借用「二九慘案」的有功打手，那天對某某界動手，那天要逮捕某某人，那天要封閉某某報館，那天要暗殺某某誰。跟着流言真的變成事實了，五日早晨警備部的便衣人員已捕去了一位在百貨業職工會秘密的青年莊楓，到發信時下落仍未查明，「山雨欲來風滿樓」，這幾天上海的確是整個陷於恐怖狀態裡了。



(七日寄)

# 烏烟瘴氣話五華

(五華通訊)

東陂



### 百姓在苦難的深淵中

五華土地貧瘠，老百姓多以農工為業，東、南、西、北一帶的石匠、鐵匠及船夫多是五華人，生活的艱苦，比與梅縣為甚。抗戰時期，海豐沿海出產的鹽，多由五華縣屬的安流、河口轉運入湘贛各省，所以，老百姓都靠「走鹽道」過活，勉強可掙得兩餐。然而勝利之後，鹽路改由贛江水運運入湘贛，老百姓就「英雄無用武之地」了。而國民黨統治的貪污，「三征」的抽剝，地主豪紳高利貸等的重重壓力，便飛機把百姓們推向苦難的深淵中，見不到天日。

這年的高利貸，平時每石谷納利五斗甚至一石的，(即由四月起借至早稻登場償還，頭利共一石五斗或二石)而且要親身送到。近年來，花樣更多了，去冬的新例，每石谷時值一萬元，即以三萬元計利，一年內納利一石五斗，而且要找担保。今年的谷，還沒有開借，但據地主們放出聲氣說：「近來人心大變，借谷賬要有產業作抵押，且至少要一本一利。」(按即借一石還二石)這樣一來，今年的四月荒如何過呢？這是老百姓心頭最大

### 五華的「三老烟」

在山僻地區(如安流、長布、大田等處)，老百姓為解決生活困難，行險僥倖，找尋「捷徑」，遍地栽種鴉片，這雖然是犯法的，但也自有其「通融」之處，縣老爺們逢鴉片收成季節(舊曆正月間)，便偷笑起來，好一個發財機會。今年春天，縣長魏育懷，親率縣政警一個中隊，下鄉割烟去了，由安流、長布、大田等處打了一個灣，老百姓素來很熱性的，知道縣老爺不一定要割烟。于是在縣長帶來的熟性人從中斡旋之下，每株烟苗出錢卅元或五十元，輕輕放進縣長的腰包裏，再具一張切結，限十天內自動割除(實際上十天後即完全收成運了)。這樣，縣長向上峯報告「不動干戈，大收成效」。在老百姓來說，出了小錢，可以安全收成。據縣長的親信說，這次十多天的「割烟」期中，共收入一千餘萬元，確是成績可觀。這是鄉民所謂「五華三老烟」者，即老百姓「種烟」，縣老爺「割烟」再加上下面所說的內黨老爺「販烟」共成爲五華的「三老烟」。我們看黨老爺如何販

據可靠而靈通的消息，黨部書記長淵德基，三青團書記李源翔，合夥販賣鴉片和手槍(五華土造左輪)的確「紅運亨通」，他們分工合作，溫氏負責由安流(溫氏家鄉)至水寨的運送，李氏負責由水寨(李氏家鄉)至五華城的運送，又由五華三青團的幹事們運送(老隆(龍川屬)，再由龍川三青團的人馬運至河源，這樣一段包一段，都是靠「三青同志」的通力合作運往廣州。年來李溫二氏獲利甚豐。只有一大在河源被緝私隊沒收了一批貨，約值四百餘萬元，累得李溫二氏大嘆其氣。

### 官僚特務把持下的縣中

縣立一中是五華的最高學府，近年來在特務官僚的把持下，弄得一場糊塗，校長陳培培貪污舞弊，曾被參議會出版的「民意報」盡情揭露。學生被限令「復古」，作文必須文質文，如有白話的，打八折定分，並一律不准閱讀課外書籍(規定閱讀的反動刊物不在此限)，稍進步的對課外多作活動的學生輕則操行列入丁等，重則「警告」，「斥令退學」。訓育主任常以管教森嚴自豪，但賭風之熾，開創校以來之新紀錄，每當星期六晚，或熄燈後許多學生(多數被校當局評爲優秀分子的)都上這一課。去年一位姓嚴的軍訓教育，專以捉

## 揭陽「割烟」餘波

揭陽良田鄉官兵「割烟」大殺無辜的慘案還未了結，眼看又發生「割烟」分肥不均，以致引起官與官爭的糾紛事件。

原來對於「割烟」這個發財機會，有權管轄這地方的官員都不肯輕易放過，良田慘案發生之前，五區專員派出「割烟隊」去「割」，揭陽縣府和縣黨部聯合起來，也派出「割烟隊」去「割」，各有各的「路數」，爭先恐後地亂「割」一通。結果五區專員那隊在良田鄉運了釘子，知道老百姓不易救濟，便和縣府黨部等機關聯席開了個「割烟會議」，劃分地盤，逐區割烟，三月一日同時出發，有事大家應援。縣府和黨部方面，特務警保甲長是縣府直接統屬，縣黨部又有地方人士的封建關係，「路數」自然容易弄妥，所以老早論價納貼，分別發出大批「清割證明書」給煙農收執，俾作護符。五區專署方面，由副保安司令兼指揮所主任林登翰親率省保安第三中隊按照劃定的路線「割」去，沿途發覺不少煙農已持有縣府黨部「割烟隊」的「清割證明書」，油水先給縣府黨部撈去，吃剩餘的，已經沒有多大下流之

「外水」，每名私罰二萬元，(當然他與訓育主任分甘同味的)有一個又強房又大姓的學生魏某，因賭博被查出，無力付繳罰款，迫得哭訴于軍軍教育魏嘉歡先生，結果



### 魚嘴墟傳奇

北江通訊

子鳥

英德東鄉區小北江邊沿上一個叫魚嘴的小墟，當上海、廣州各大城市鬧着金融風潮的時候，也鬧出一幕無風興浪的滑稽劇。

魚嘴距浣洗祇有七八里，是屬於浣洗鄉的一個小墟，當浣洗鄉鄉長張維邦新上任時，魚嘴墟的一個小惡霸叫張大燦的當他設計，教他實行封江，禁止米谷出口，如此一可表面討好鄉民，一可從中漁利。鄉長聽他說來有理，就委他在魚嘴設檢查卡。廣州金融風潮，米價上漲，於是果真有商人趕購三萬餘谷，轉運廣州。與鄉長講妥數口之，便備船順流而下，到了魚嘴，檢查卡照例檢查，看過鄉長字條，便欲放行。倒是不知就裡的鄉民硬不肯休，這樣鬧了起來，押米的一個軍人悔不該口氣大了些，說是鄉民若敢留難，他將當「奸匪」報上去殺個乾淨。這慶一來，羣情一發難收，立即鳴鑼，把幾船米抬淨了。這時維曆正月十八日的事。這件事立刻由鄉長用電話報告

事情洩漏了，引起公憤，許多當地員牛及紳耆，都聯名請求校長撤換該嚴教官，嚴氏只得請假回原籍去了。許多稍為積極的教職員，都在恐嚇和警告之下，先後離開了學校。

縣長，縣長也立刻咬定是「陰謀份子煽動」，更聯想到日前浣洗鄉有一個青年，剛從廣州回來，一度為特務拘捕，後得於鄉紳聯保始予釋放，也就是一口咬定「陰謀份子」就是他，令該鄉鄉長捉拿繳案。但這位青年因前一回既吃了虧，早已不敢逗留而去了，鄉長自然無從捕得，正苦無以應命。却不料無巧不成書，魚嘴墟內一位醫生叫曾益羣的，躲在山卡裏行醫，本已屈屈不得志，加以收入微薄，一家數口，常弄得無以為炊。這回看見鄉民搶米，竟妙想天開，翌日帶了一份會，得十三萬元，買了一大堆筆墨，在家裡大寫「打倒國民黨」、「共產黨萬歲」等等標語，還刻了兩顆圖章，先偽造一張委自己做「共產黨西北區主任」的委任狀，然後又寫了兩張委任狀，分委鄉民張松勝和魏嘉歡鄉長為大隊長，星夜以五萬元僱請一個「煙屎佬」代貼標語，以七萬元另請一人送委任令。一切佈置就緒。他當時的想法，據後來他供述，他知道兩個

「被委」的平時都是「不安份」人物，故認為可以當作同道，他希望在此一舉當中，取得鄉民擁護，行動起來，一發掘地一下，做成事實，不惹共產黨不承認。攪不成功呢，尤其量是逃走，反正窮醫生沒法維持生計。

第二天早上，滿墟標語，紅綠耀目，把鄉長到縣長一千人都駭得「屎淋尿賴」，立即動員全部政警，準備進剿。此時做貼標語差使的「煙屎佬」獲得了幾萬元酬勞，跑到煙館去，不知天高地厚的把曾益羣的秘書吐露出來，說些歷歷如繪，使人不能不相信，當下就給鄉長的親房兄弟聽到了，於是曾益羣便給捉了起來。曾被捕後，初時還堅稱自己的是「共產黨西北區主任」，碎告鄉長當心免貽後禍，但結果也只好說出自己的妙想天開的秘案來了。然而那些正秋搶米案沒有下文的官爺們，直至現在還咬定他是「奸匪」，曾益羣的生命恐怕免不了要送掉了。

這一個如同傳奇的新聞流傳出來了。像曾益羣的「大時代」中的小人物，和魯迅先生的「阿Q」的「不安份」和阿Q的「造反」十分相似。不錯，他的做法和結果，和阿Q太神似了。然而，我們要知道，阿Q式的行動雖然結束不了滿清的統治，但滿清的統治却結束在連阿Q這樣的人物也「不安份」起來而噴着「造反」的那個時候。連曾益羣這樣的一個人物，也了解誰是人民的救星，這一點不正是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嚴重的人心的危機嗎？

林賢於於是翻起臉來，在河婆召開第五區鄉保長的「剿煙治安會議」之後，立即帶隊趕到錢坑，把正在錢坑「剿」得快活的政警第二大隊長廖永旺加以扣留，指稱第三第五兩區縣府黨部「剿煙隊」所經各鄉，其剿除數量不及五十分之一，內容黑幕重重，但「清剿證明書」却有政警大隊長廖永旺、第五區區長兼揭陽縣黨部委員林光成、縣黨部委員李桂高、第五區警察所長陳麟奎等人的簽字。

這邊林賢於把人扣留，那邊五區專署軍法官鄭榮馬上跑下鄉去「調查」，得到鄉長們簽了証明書，証明確有被勒索銀款等情事，人証俱全，於是振振有詞，等饒對方派人前來「還債」講數。

縣府方面以專署越界干預，情有不甘，而且自己這邊隨同「督剿」的還有民政廳的梁現察在，換誰有「福」同享，有「禍」分担之理，縣長黎實立刻跑到汕頭找到剛剛出巡到那裡的羅主席面請指示「機宜」。羅主席為卸責計，却把他撤職了。但「剿煙」真相，這一來就更自行暴露無遺。

(揭陽通訊)



# 中國版社新書

## 中國人民的經濟學者許燕新先生著 論中國經濟的崩潰

目前中國經濟崩潰的聲鐘已經響了！最倒的當然是我們老百姓，但國民黨當局亦正在自食其果。雖然他們正

手忙腳亂地用盡一切辦法在鎮壓！鎮壓！但是，更大的經濟浪潮，很快就會來臨了！

這是中國四大國家一族的實現的補充  
要了解目前經濟現狀應人手一本

本書是作者對於近三個月來苦難的中國經濟的科學的正確的記述與批評。對於內戰中的中國經濟，和目前財政與法幣的崩潰以及國民黨能否挽救經濟崩潰？本書都給了我們一個清晰的答覆。

每本二元  
到處有賣

周而復主編  
北方文藝二輯之一  
李與香

王李季著  
郭沫若序  
陸定一序  
李貴與王香  
香是用陝北民歌「順天遊」的形式，寫出三邊民間革命和愛情的歷史故事。作者給我們刻劃出一幅邊區土地革命時的農民鬥爭圖畫。這是一首壯麗的人民的史詩，人民詩篇的第一座里程碑。郭沫若先生譽為這是文藝翻身的響亮信號。關心人民文藝者不可不看，關心解放區人民生活者，更不可不看。  
中國出版社總經售  
定價每本一元七角

## 山東大戰演義

這是風雨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通俗時事演義，全書是將本年一月以來直至今日的山東內戰的發展經過與内幕秘聞，用章回體裁寫成。作者技巧純熟，取材精練，讀起來輕鬆趣味。最適合學生、工人、職業青年閱讀。

著者 漢麥招  
每本港幣四角  
風雨出版社出版

## 何文龍著 中國特務內幕

最近國民黨的反動派追走了京滬渝的中共人員，四大家族下中統軍統的特務人員正滿天飛，到底他們的組織怎樣？內幕如何等等，請看本書，自知  
存書無多  
欲購從速

## 時事研究小叢書 第七輯

# 在變動的中國

正報編印  
即日出版  
每本三角

解放日報曾指出：「十一月是人民解放軍轉入主動的月份，是蔣介石軍事危機開始到來的月份，是戰局開始變動的月份」。在目前這種變動是更加顯著了！戰爭發展的規律是更加明確了！這本小冊子就是把近月來解放日報有關戰局的重要社論與中共的文告系統地編纂起來的，全書約三萬言，字字反映事實，明白如數家珍。欲知內戰戰爭規律如何？七個月以來那一些將軍和將級軍官被殲滅了？蔣軍的致命弱點在那裡？今後人民解放軍將怎樣去取得勝利？這本書將給你一個清楚的答覆。

凡正報長期訂戶，都可享受贈送一本之優待。未領到的請持訂單為憑，到本報領取為盼。

## 捐助正報基金運動

最近收到之讀者芳名：

捐助本報基金運動，近周來陸續收到前已發表芳名之讀者三月份外，并收到經西蘭埠讀者等捐款如下：

張藝先生三月起月捐共壹佰元

旭日先生捐助港幣十四元三角